宋朝事實/卷11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卷十 ◄

宋朝事實
卷十一　儀注 一

► 卷十二

太祖乾德元年，將有事于南郊，爲壇于城南南薰門外，徑五丈，高九尺，四成[1]。帝致齋于便殿，屏葷茹。前一日，上服衮冕，備大駕、鹵簿，宿齋于青城。上御青城門觀奏嚴，夜設警場，用鼓吹一千二百七十五人。奏嚴用金鉦、大角、大鼓，樂用大小橫吹、觱篥、笳、笛，角手歌《六州》、《十二時》，每更三奏之。

《導引》二首

和調玉燭，睿化著鴻明，緹管一陽生。郊禋盛禮燔柴畢，旋軫鳳皇城。森羅儀衛振華纓，載路溢歡聲。皇圖大業超前古，垂象泰階平。

歲時豐衍，九土樂升平，當寰海澄清。道高堯舜垂衣治，日月竝文明。《嘉禾》《甘露》登歌薦，雲物煥祥經。兢兢夕惕持謙德，未許禪云、亭。

《六州》

嚴夜警，銅史漏遲遲。清禁肅，森陛戟，羽衛儼皇闈。角聲厲，鉦鼓收宜。金管成雅奏，逐次逶迤。薦蒼璧，郊祀神祇，屬景運純熙。京坻豐衍，羣材樂育，諸侯述職，盛德服蠻夷【原註】和聲。殊祥萃，九苞丹鳳來儀。爲膏露降，和氣洽，三秀煥靈芝。鴻猷播，史冊相輝。張四維，卜世永固丕基。敷玄化，蕩蕩無爲，合堯舜文思。混并寰宇，休牛歸馬，咸偃革，蹈詠慶昌期。

《十二時》

承寶運，馴致隆平，鴻慶被寰瀛。時清俗阜，治定功成，遐邇詠《由庚》。儼郊祀，文物聲明。會天正，星拱奉嚴蹕，布羽儀簪纓。宸心虔潔，明德播惟馨。動蒼冥，神降享精誠【原註】和聲。燔柴半，萬乘移天仗，肅鑾輅旋衡。千官雲擁，羣后輸誠，玉帛旅明庭。《韶》《濩》薦，金奏諧聲，集休享。皇澤浹黎庶，普率洽恩榮。仰欽元后，睿聖貫三靈。萬邦寧，景貺愈駢臻。

鹵簿使張昭又上言：「準舊儀，鑾駕將出宮入朝，赴南郊宿齋之辰，皆有夜警晨嚴之制。奏嚴之設，本緣警備，事理與作樂全殊。況齋宿之夜，千乘萬騎宿于儀仗之中，苟無鼓漏之徼巡，何警眾多之耳目。其宮門、廟門南郊夜警晨嚴之制，望依舊制施行。」詔從之。

太祖乾德元年八月六日，太常禮院言：「南郊壇眾星位版並刻漏時辰，司天臺應奉豫申嚴辦。」從之。太宗淳化四年五月三日，吏部侍郎陳恕言：「郊壇祭祀，其神位席褥，望自今竝委逐司長官封送祀所，禮畢，監祭使封還。」從之。

太祖乾德元年，將有事于南郊。司天監新定從祀星辰圖上之，中書門下詳定祀昊天上帝儀，設皇地祇之位，從祀五方五帝、日月、五星、中官、外官，總六百八十七位[2]。有司議請以僖祖升配昊天上帝，太常少卿張昭請以宣祖崇配，詔從之。[3]

乾德元年，將有事于南郊，禮儀使陶穀建議取天文大角、攝提列星之象，作攝提旗及北斗旗、二十八宿旗、十二辰旗、龍墀十三旗、五方神旗、五方鳳旗、四瀆旗。于時有貢黃鸚鵡、白兔及馴象，又作金鸚鵡、玉兔、馴象旗。帝又詔別造大黃龍負圖旗一、黃龍負圖旗一[4]、大神旗六、日旗一、月旗一、君王萬歲旗一、天下太平旗一、獅子旗二、金鑾旗一、金鳳旗一、五龍旗五，二十一旗皆有架，南郊用之。大黃龍負圖旗陳于明德門前，餘二十旗悉立于宿頓宮前，遇朝會、冊禮，亦皆陳于殿庭。牙門旗，赤質錯采，爲神人象，中道前後各一門，左右道五門，門二旗。金節制，黑漆竿，上施圓盤，周綴紅絲拂八層，黃繡龍袋籠之。幢制如節而五層，韜以袋，繡四神，隨方色，朱漆柄。取《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之義。絳麾，如幢，止三層，紫羅囊蒙之。黃麾，古有黃、朱、纁三色，所以指麾也。漢鹵簿有前黃麾護駕御史。宋制，絳帛爲之，如幡，錯采成「黃麾」字，下繡交龍；朱漆竿，金龍首，上垂朱絲小蓋。幡，

本幟也，貌幡幡然。有告止、傳教、信幡[5]，皆絳帛，錯采爲字，上有朱絲小蓋，四角垂羅文佩，繫龍頭竿上。有錯采字下，告止爲雙鳳，傳教爲雙白虎，信幡爲雙龍。又有絳引幡，制頗同，此作五色間暈，無字，兩角垂佩。氅爲四角小蓋，每角垂朱佩，間以朱絲，周綴五色帶，繡雲龍、孔雀、白鵝，有三色之別，繫龍頭竿，竿制如戟[6]。王公所給幢，黑漆柄，紫綾袋。節韜以碧玉。麾以紫綾袋，餘制同。范質與禮官議[7]：「道駕官，服袴褶之衣。按袴褶衣，其制度所起，先儒皆無其說。惟《開元雜禮》五品以上通用細綾及羅，六品以下服小綾褶衣，其色隨本品綬色【原註】褶衣卽複衣。又按諸王朱綬，四采：赤、黃、縹、紺，赤卽朱也，以純朱爲地，更次第輕入黃、白、青汁內染之，共爲四采，亦謂之朱褶。一品綠綟綬，四采：綠、紫、黃、赤【原註】綟卽緣也，是草之綠色，以綠爲地，亦謂之綠綟。綬褶。二品、三品紫綬，三采：紫、黃、赤，謂之紫褶。其衣身領、袖袂，請依今制。又按令文，武弁，金飾平巾幘，簪導，紫褶白袴，玉梁珠寶鈿帶，韈，騎馬服之。金飾，卽金附蟬也。附蟬之數，一品九蟬，二品八蟬，三品七蟬，四品六蟬，五品五蟬。又令文武弁平巾幘，侍中、中書令、散騎常侍加貂蟬，侍左者右珥，侍右者左珥[8]。又《開元雜禮》導駕官竝朱衣，冠履依本品。朱衣，今之朝服也。然自一品至三品，竝用四入之朱爲衣，乃協上下之文，異絳繒之色。又令文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碧褶，竝白大口袴，起梁帶，烏皮韈。看詳籠巾、籠冠、平巾與武弁大冠，其名雖殊，本是一物。制同而飾別，蓋以官品爲差，其幘戴在籠冠下。今請造袴褶如今制，其起梁帶形制，檢尋未獲，欲乞以革帶代之。」奏可。又令博士檢緋紫裲襠制度。按《開元禮》，武臣陪位，大仗加　　蛇裲襠，如袖無身，以覆其膊胳【原註】胳音各，蓋掖下縫也。從肩領覆臂膊，共一尺二寸。又按《釋文·玉篇》，云其一當胷，其一當背，謂之兩當。今詳裲襠之制，其領連所覆膊胳，其一當左膊，其一當右膊，故謂之起膊。今請兼存兩說，擇而用之。」是歲造裲襠，遂用當胷背之制。

乾德元年，將有事于南郊，于是范質上言：「三公祭服，舊皆畫升龍，請令禮官檢尋故事。按《三禮》，三公毳冕無龍章，上公衮冕，二品鷩冕。又《周禮》言上公衮冕九旒，以五采繩貫五采珠，旒長九寸，每寸以珠玉瑱。其衣玄色，五章：山、龍、華、蟲、火、宗彝，畫于衣；其裳朱色，四章：藻、粉米、黼、黻，繡于裳。又按令文，旒竝貫青色珠，青纊，其珠及充纊。今請依令文青色之制。」詔從之，遂改製焉。

淳化四年五月辛卯，合祭天地圜丘，以宣祖、太祖皇帝同配。有司因請孟春祈穀、孟冬神州地祇、季秋大饗明堂，請以宣祖配；冬至祀昊天、夏至祀皇地祇、孟夏雩祀，請以太祖配。從之。[9]

太宗將南郊，彗星見，宰相趙普召檢討杜鎬問之，鎬曰：「當祭，日食，猶廢祭；謫見如此，罷祀不疑。」遂從其說。至熙寧五年，將郊而河決，神宗問輔臣曰：「議者以河決、地震，不當郊。」王安石曰：「古者年不順成，八蜡不通。八蜡，小祭，或可以變異廢。上帝之祭乃祭之大者，恐不宜如此。」上亦以爲然。

建隆四年，太常博士和峴奏：「唐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臘饗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于臘辰，以應土德。聖朝火德，合以戌日爲臘，而以前七日辛、卯便行蜡禮，恐未爲宜。」下太常議，而請蜡百神、祀社稷、饗宗廟同用戌臘日。[10]

仁宗慶曆四年十月壬辰，太常禮院言：「新修禮儀竝據《通禮》，而郊廟舊儀所設罇罍之數，乃與《通禮》不同。南郊配帝位，舊誤著罇二、山罍二，今宜如《通禮》犧罇之次，益以象罇二；其下壇午階之東，舊設象罇二、壺罇二、山罍二，今宜如《通禮》，增山罍爲四；每太廟室舊設斝彝一、黃彝著尊二，今宜如《通禮》，用斝彝一、黃彝一、犧罇一、象罇二、山罍二，仍于堂下階間及設壺罇二、山罍二。」從之。仁宗景祐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詔：「訪聞祀天地、社稷、宗廟，簠簋籩豆祭器多是損壞，收掌不得嚴潔，令太常禮院相度修整不堪者，別引創造淨潔處，置庫收盛。」

封禪

帝每道經險峻，必降輦徒步，所司議增侍衞皆卻之，導從者或至疲頓，而帝辭氣益壯，侍臣莫不瞻悚。至囘馬嶺，以天門斗絕，給從官橫板，選親從卒，推引而上【原註】板之制：長三尺許，兩端施綵帛，上則施于背，下則施于臆。衞士皆給釘鞾。上至御幄，命近臣觀玉女泉及古碑。前一夕，山上大風，裂帟幕，遲明未已，及上之至，天氣溫和，纖羅不動，祥光瑞雲，交相輝映。辛亥，設昊天上帝位于山上圜臺，太祖、太宗配帝位于東方，西向，北上側向，以申祖宗恭事之意。設五方帝、日月、天皇大帝、北極神座于山下，封祀壇之第一等，青帝于卯陛之北，赤帝于午陛之東，黃帝于午陛之西，白帝于酉陛之南，黑帝于子陛之西，大明于卯陛之南，夜明于酉陛之北，天皇大帝于戌陛之北，北極于丑陛之東。席皆以藁秸，上加席褥。設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四座于第十有二陛之間，各依方面，几席皆內向，其內官、北斗于未陛之東，天一、太一皆在北斗之東，五帝內座在亥陛之西，帝座在卯陛之北。又設二十八宿及中宮一百五十八座于第三等，其二十八宿及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一十六座，竝差在外位前。又設外官一百六座，席位于內壝

之內，又設眾星三百六十座，席位于內壝之外，各依方次十有二陛之間，席皆以莞。所司陳寶及嘉瑞等于樂縣之北東西廂。玉：昊天上帝以蒼璧，青帝以青珪，赤帝以赤璋，白帝以白琥，黑帝以玄璜，黃帝以黃琮，日月以珪璧。幣：昊天上帝幣以蒼，地祇幣以黃，配帝幣以白，五天帝、日月、內官以下，各從其方之色，各長一丈八尺。又方丘玉幣，皇地祇以黃琮，其幣以黃；神州以兩圭有邸，其幣以玄；配帝之幣以白；封祀壇內官五十四座、中官一百五十八座、外官一百六座、社壇嶽鎮海瀆以下一十八座，依南郊隨方色用幣。正位配位依南郊，各位犢一、羊一、豕一；五方帝每位羊一、豕一；日月神州每位羊一、豕二；從祀七百三十七位，羊、豕每位使肉二段，計使一千四百七十四段。上服衮冕，侍中奏中嚴，少頃，又奏殿中監進鎮圭，皇帝出次，盡屏導衛，減去拂翟，燭籠前導亦徹去。上至幄殿，登歌，樂作，用《高安》之曲，禮儀使引皇帝就褥位，西向，樂止。禮儀使奏請皇帝再拜，拜訖，禮生贊拜，在位羣臣皆再拜。次禮儀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侍中跪取匜盥沃水，皇帝搢圭，盥手，門下侍郎進帨巾，皇帝帨手訖，樂作，解劍，脫舄如常儀。禮儀使贊引皇帝升幄殿，樂作，降神，用《禮安》之曲。皇帝自午陛升，詣昊天上帝正座前，禮儀使奏請皇帝再拜，上香，進酒，貢幣，俯伏，興再拜。中書侍郎讀玉冊：「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嗣天子臣德昌敢昭告于昊天上帝：臣嗣膺景命，昭事玄穹。昔太祖揖讓興邦[11]，太宗憂勤致治，肅清寰海[12]，混一車書。升中告成，猥延積慶[13]。元符錫祚，眾寶效祥。異域咸懷，豐年屢應。虔修封祀，祈福黎元。謹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備茲禋燎，式薦至誠。皇伯考太祖皇帝啟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皇考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配神作主。尚饗。」次詣太祖皇帝配座前行禮，玉冊文[14]：「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孝子嗣皇帝臣德昌敢昭告于皇伯考太祖啟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恭以在昔，昊穹顧懷，聖神開統，救衰五代，先德後刑，平亂四方，有征無戰。荊湘請覲，巴蜀知歸，海隅既同，江左亦服。臣猥以孱眇，祗荷慶靈，再炳元符，誕彰休應。封祀喬嶽，陟配上玄。虔舉典章，敢祈昭格。謹以制幣犧牲、粢盛庶品，式伸嚴配，侑神作主。尚饗。」次詣太宗皇帝配座前行禮，玉冊文：「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孝子嗣皇帝臣德昌敢昭告于皇考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恭以欽明御宇，玄德應天。撫泉浙之強雄，除幷汾之負固，誕敷景化，聿致太平。儀抑升中，功遵不宰。臣猥承積慶，獲荷鴻休。時臻太和，屢惟稔歲，天錫遐祚，再炳元符，紀號名山，永揚徽烈。謹以制幣犧牲、粢盛庶品，式伸嚴配，侑神作主。尚饗。」封祀玉牒文：「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月戊子朔，二十四日辛亥，有宋嗣天子臣德昌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運啟大同，惟宋受命。太祖開階[15]，功成治定；太宗膺圖，重熙累盛。粵惟沖人，丕承列聖[16]。一紀于茲，四隩來暨，玄貺殊尤，元符章示[17]。時和年豐，羣生咸遂[

18]。僉議大封，聿伸昭事。躬陟喬嶽，對越上玄[19]。祈福下民，侑神奉先。天祿無疆，靈休允迪，萬葉其昌，永保純錫。」禮儀使贊引皇帝復褥位，亞獻，終獻行事。宰臣以下分祀羣神訖，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天賜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民。」送神，上詣昊天上帝座前，封玉匱；太祖、太宗座前，封金匱，還立石磩南，攝太尉王旦奉玉匱於磩中，有司徹饌，燔燎，將作監率工人封石磩畢，禮儀使跪奏：「禮畢。」前導皇帝歸幄殿，佩劍，納舄，樂作，殿中監跪受鎮圭。皇帝至御幄，樂止，司天跪奏：「慶雲繞壇，月有黃輝氣。」宰臣率從官稱賀，卽日還仗奉高宮。　壬子，禪祭社首山，如封祀之禮，禪祭皇地祇，玉冊文：「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月戊子朔，二十五日壬子，嗣天子臣德昌敢昭告于皇地祇；無私垂祐，有宋肇基，命惟天啓，慶賴坤儀。太祖神武，威震萬寓。太宗聖文，德綏九土。臣恭膺寶命，纘承丕緒。穹昊降祥，靈符下付。景祚延鴻，祕文昭著。八表以寧，五兵不試，九穀豐穰，百姓親比。方輿所資，涼德是愧。溥率同詞，縉紳叶議，因以時巡，亦既肆類。躬陳典禮，祗事厚載，致孝祖宗，潔誠嚴配。以伸大報，聿修明祀，本支百世，黎元受祉。謹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備茲禋祀，式表至誠。皇伯考太祖啟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皇考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配神作主。尚饗。」上至山下，服靴袍，步出大次。侍臣言：「山路險滑，請乘步輦。」上曰：「接神在邇，敢不徒行。」前夕陰晦，風勢勁猛，不能燃燭，及行事，風頓止，天寓澄霽，燭焰凝然不動。封石磩訖，紫氣蒙壇。法駕還奉高宮，日重輪，五色雲見。鼓吹振作，觀者塞路，萬歲之聲，震動山谷。配座金匱，迴日，奉置太廟本室。上作《登泰山謝天地述二聖功德銘》。初，王欽若言：「唐高宗、玄宗二碑之東石壁，南丘平峭，欲卽崖成碑，以勒聖制。」上曰：「朕之功德，故無所紀，若須撰述，不過謝上天敷佑，敘祖宗盛美。」是日幸仁聖天齊王炳靈公廟、岱嶽觀、王母池、宜福寺、青帝君觀、天貺殿、靈液亭。改上泰山奉高宮曰會眞宮，增葺室宇，選道士住持焚修，仍給供具物。放國朝以來天下所獻珍禽奇獸，悉縱于山下。　癸丑，御朝覲壇，肆赦[20]：「門下：式觀邃古，眇覿前王，功成治定之餘，時和歲豐之際，三靈孚佑，萬寓宅心，則攷登封降禪之文，率建顯垂鴻之禮。無懷而下，間封祀于崇巒；開元以來，曠講求于徽典。時更五代，運應千年。當聖祖之開基，肇平郊壘；暨神宗之制作，益固邦基。升喬嶽以未遑，謂沖人之克嗣，肆予纂紹，每務精勤，動經晝于永圖，庶奉承于先志。顧惟寡德，素昧王猷，遵奕世之貽謀，承慶靈之遠及。屬以五兵銷偃，四海澄清，良民合歸厚之風，嘉穀茂重華之歲。荷洪符之昭錫，示大歷以無疆，允叶昌期，實繁靈眷，威蕤絕瑞，覺倍輿情。是用承列聖之垂休，徇眾臣之勤請，聿崇大報，躬造神區。文物聲明，具陳于法駕；豆籩珪幣，悉奉于彝章。紫壇伸嚴配之儀，玉檢視封崇之制。諒三神之降鑒，伊百福以潛臻。輯瑞班朝，率從肆覲，省方問俗，用慰來蘇。遵王度以無愆，展國容而有耀。既被紛綸之景貺，宜覃渙汗

之洪恩。冀與羣生，共膺遐嘏。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升中展采，曠古之盛儀；尊祖配天，哲王之洪範。既周旋而集事，諒中外以咸歡。載省眇躬，獲成大禮，猥當殊慶，愈勵深衷。思廣聽于嘉謀，貴同裨于缺政。更賴朝廷勳舊、藩輔親賢，逮諸文武之臣，共立忠勤之效，式扶昌運，永保丕休。」

是日，上有黃氣如匹素，五色雲如蓋，紫氣翊仗。是夕，次中牟縣。辛丑，過訾村，設幄殿，奉置三陵神主，上韡袍拜哭奠獻。是夕晴霽，始就次，蒼煙白露赴陵上，俄覆神幄，禮畢乃散，咸以爲上哀慘所感。[21]

是日，帝召近臣登延慶亭，南望仙掌，北瞰龍門。自宮至脽上，列植嘉樹，六師環宿行闕，旌旗帟幕，照耀郊次。帝眺覽久之。

先是脽上多風，及行禮，頓止，黃氣遶壇，月重輪，衆星不見，惟大角光明。

上登鄭丘亭，視汾河、望梁，顧左右曰：「此漢武帝泛樓船處也。一時之樂，垂于千古。」即日還奉祗宮。鼓吹振作，紫氣四塞，觀者溢路，民有扶老攜幼不遠千里而至者，咸感泣言曰：「五代以來，此地爲戰場，今乃獲覩天子巡祭，實千載一時之幸！」

赦文　「門下：爲人倫之紀律，禮曰天經；著王者之誠明，祀惟大事。凡致恭于幬載，求介福于黎元，已建圜封，是崇方澤。攷乾元之設象，配乾健以同符，厚德無疆，柔祇定位。矧高脽之靈境，有前古之嚴祠，誕集禩祥，薦從禋瘞，登隆祭典，焜耀國容。歷五運以下衰，曠六飛之戾止。顧予菲德，叨纂慶基，欽燕翼之貽謀，荷豐融之敷祐。既無文而咸秩，顧墜典以交修。多愧眇沖，獲遵盛美，率由勤請，勉徇輿情，慰蒲津佇望之民，奉鄭上親祠之事。百神幽贊，九服駿奔，嘉瑞必升，靈休允答。遂涓良日，式展鴻儀，務極洗心，以申精意。薦豆籩而惟潔，奠琮帛以斯嚴，禮樂相資，神祇胥悅。集顧懷之殊貺，契茂育之玄功。是用周覽時風，肆覲西后。輯瑞圭而成列，羅琛貢以充庭，和氣沖融，頌聲洋溢。肇迎嘉慶，適鍾神賜之祥；均被華夷，宜廣雲行之施。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龐洪之慶，既浹于八區；眷佑之靈，普臻于兆庶。更賴宗親勳舊、文武忠良，罄同德之端誠，贊卜年之景祚，庶期寰宇永洽，純熙是行。」途中屢有甘澤之應，皆夕降晨霽，從官衛兵無沾濡之患。又農事方興，耕民懽抃相屬。

三月，駐蹕西京，陳堯叟、李宗諤來朝。堯叟奏曰：「臣等供使職日，面奉宸旨：『今之祀事，皆爲烝民，如不擾人集事，卽副朕意。』臣等自經度訖于禮成，凡土木工三百

九十萬餘，止役軍士。至于輦送芻糧，供億頓置，亦未嘗科率編民。」上稱善久之。始雍熙初，議封禪，特命翰林學士扈蒙、宋白、賈黃中、右散騎常侍徐鉉、兵部員外郎張洎、太常丞呂端、殿中丞韓琦詳定儀注。眞宗東封，命翰林學士杜鎬、待制陳彭年與禮官同撰儀注。至是祀汾陰，亦如之。

↑ 案「四成」原本誤作「四出」，攷《宋史・禮志》壇舊例四成，一成二十丈，再成十五丈，三成十丈，四成五丈，成高八尺一寸。此書言徑五丈，指一成而言，徑爲五丈，則四圍爲二十丈，然不及《宋史》之詳，又高九尺，與《宋史》言八尺一寸者不合，附此備攷

↑ 原本「五帝」下脫「日月」二字，「五星」下脫「中官外官」四二字，今據《宋史・禮志》增入

↑ 案《宋史・禮志》張昭議曰：「隋唐以前，雖追立四廟，或六七廟，而無徧加帝號之文；梁陳南郊，祀天皇配以皇考；北齊圜丘祀昊天，以神武升配；隋祀昊天于圜丘，以皇考配；唐貞觀初，以高祖配圜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恭惟宣祖皇帝積累勳伐，肇基王業，伏請奉以配享。」從之。此書不載其譏

↑ 案《宋史・禮志》無「黃龍負圖旗一」六字，但以下二十一旗數之，則大黃龍負圖旗外，又有黃龍負圖旗，觀下文云大黃龍負圖旗陳于明德門前，餘二十旗悉立于宿頓宮，則此本二旗，而《宋史》刪去，可以證其闕

↑ 案原本脫「教」字，今據《宋史・儀衞志》增入

↑ 案《宋史・儀衞志》鷩本緝鳥毛爲之，唐有六色孔雀、大小鶖毛、鷄毛之制，《後志》云今制有青、緋、皁、白、黃五色，上有朱盖,下垂帶，帶繡禽羽，末綴金鈴。青則繡以孔雀，五角盖；緋則繡以鳳，六角盖；皁則繡以鶖，六角盖；白亦以鶖，四角盖；黃則以雞，四角盖。每角綴垂佩，揭以朱竿上如戟，加横木龍首以繫之。與此書互有詳略

↑ 案《宋史》范質與禮官議郊祀輿服之制在建隆四年，此書失載年月

↑ 案《宋史・輿服志》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與此互異

↑ 案《宋史》淳化四年，以宣祖、太祖竝配圜丘，禮儀使蘇易簡請郊祀圜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祈穀、神州地祇、明堂以宣祖配；圜丘、北郊、雩祀，以太祖配。奏可。此以下三條，從《事實類苑》採出，而字句多訛缺，復據《宋史》訂正

↑ 以上各條，皆郊祀之儀，此係蜡臘擇日，故以類從，不復以時代爲先後

↑ 案「興邦」《宋史·禮志》作「開基」

↑ 案「肅清」《宋史》作「廓清」

↑ 案此二句《宋史》作「固抑升中，以延積慶」

↑ 案太祖、太宗玉冊文，《宋史·禮志》竝失載，此足補其闕

↑ 案「開階」《宋史·禮志》作「肇基」

↑ 案《宋史》此句下有「寅恭奉天，憂勤聽政」二語

↑ 案《宋史》此句下有「儲慶發祥，清浮可致」二語

↑ 案《宋史》此句下有「仰荷顧懷，敢忘繼志」二語

↑ 案《宋史》此句下有「率禮祗肅，備物吉蠲，以仁守位，以孝奉先」等語

↑ 案此赦文《東都事略》及《長編》《宋史》俱失載

↑ 案此以下爲眞宗大中祥符四年二月，幸西京祀汾陰后土之儀，原本不載年月，今依《宋史》序訂